



01 埃格尔·巴维蒂特 液体动力无拘无束 表演 2017 摄影：吴蔚



02

## 2017年罗弗敦国际艺术节： 何以预见未来

Lofoten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 2017

文 / 汪单 Wang Dan 图 / 吴蔚

2017年罗弗敦  
国际艺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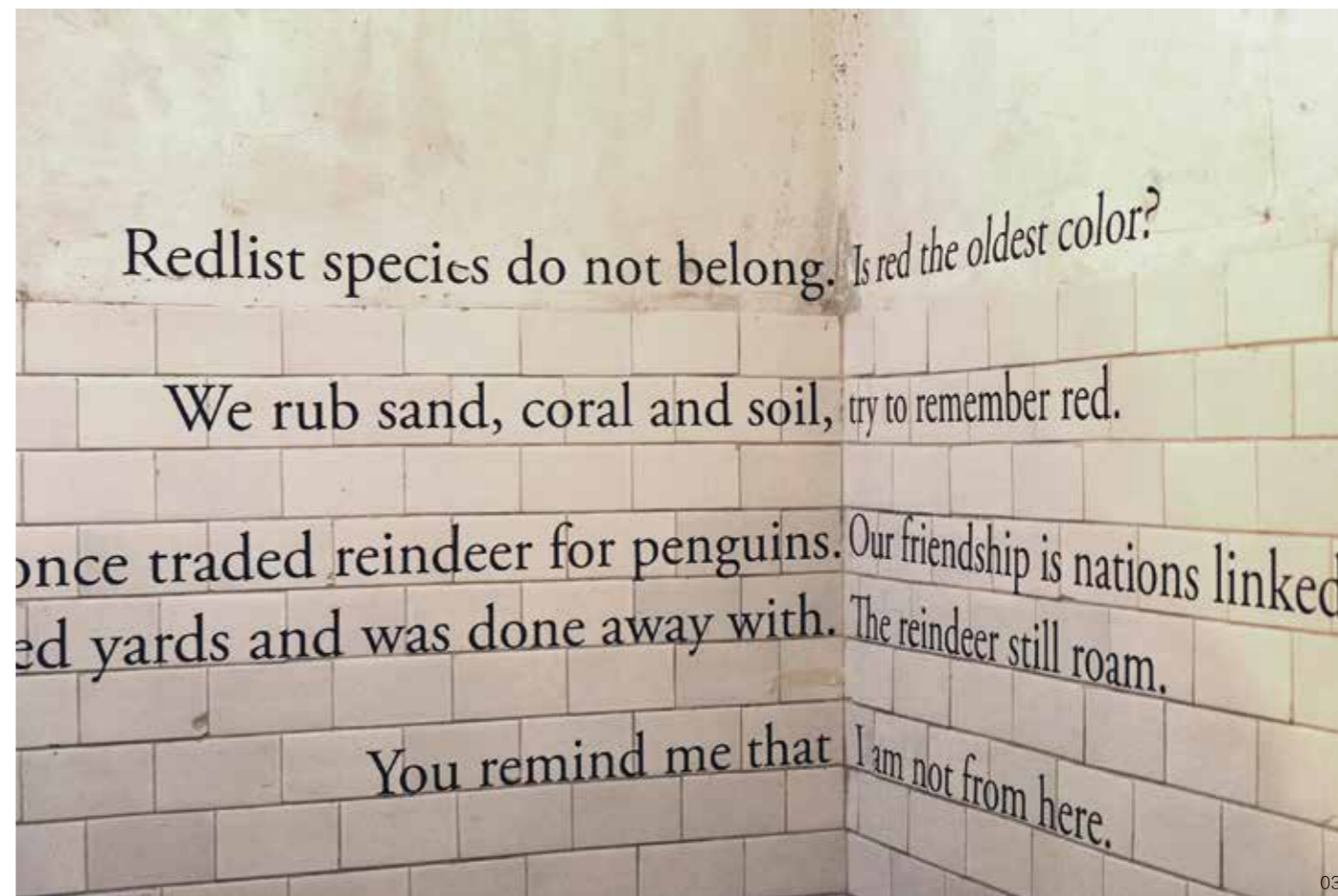
2017.9.1—2017.10.1  
挪威罗弗敦亨宁斯韦尔村

近年来，各个领域对“未来”持以不同的见解和研究方法，例如尤瓦尔·赫拉利的著作《未来简史》以宏大叙事来审视人类未来的命运，人工智能技术已被预见影响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或是热播的科幻电影《攻壳机动队》呈现当下科技发展趋势所想象中的未来。但是，我们在这些不同的研究中看到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共识：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生物基因等相关技术的发展促使人文主义危机成为热门的公众话题，我们带着喜忧参半的心情去审视人类未来的终极命运。

在远离喧嚣、位于北极圈内的挪威罗弗敦群岛亨宁斯韦尔村（Henningsvær）举行的2017年罗弗敦国际艺术节（以下简称“LIAF”），以“我品尝未来”（I Taste the Future）为本届主题。“品尝”作为人类一种原始的动物性感官，也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它在任何语言下充满着臆想和不确定性。如果说我们可以使用大数据来理性地预测未来，或是借用科幻小说

来大胆地勾勒未来的图景，那LIAF何以用“品尝”展开对未来的讨论？

与其他全球双年展相比，LIAF的地理位置和体量并不算出名。罗弗敦群岛处在人迹罕至的边境地带，放眼望去是一片连绵的崇山峻岭、深不见底的峡湾、成群结队的海鸟聚集地以及汹涌湍急的大海。这块区域从古至今依赖于自然环境，从航海、捕鲸业、捕鱼业到旅游业。近年来，挪威政府出于对自然环境的保护而不再开发罗弗敦群岛，该区域几乎停止了发展。而群岛的地下却埋藏着石油，其价值超过六百五十亿美元。正当世界各国苦恼于无法对未来的灾难未雨绸缪，我们却在这片乌托邦式的土地上享受着极光和午夜太阳。在这片美丽的自然风景下暗藏着本土与全球政治、经济间博弈。未来对于LIAF 2017所在地亨宁斯韦尔村，一个人口仅四百六十人的小渔村又意味着什么？



03

02 法布里奇奥·特拉诺瓦 唐娜·哈拉维：讲述地球上的幸存者 彩色有声数字影像 90分钟 2016 摄影：吴蔚  
03 尤娜·契拉拉 多少种语调能创造一种颜色？ 装置 2017 摄影：吴蔚



04 2017年罗弗敦国际艺术节展览现场 摄影：吴蔚



05 Daisuke Kosugi 好的名字，坏的词语 声音装置 2017 摄影：吴蔚

### 未来、恐惧与赛博格

本届 LIAF 策展人海蒂·芭莉 (Heidi Ballet) 和米伦娜·霍格斯贝格 (Milena Hoegsberg) 邀请艺术家以一种科幻小说 (Science Fiction) 的方式展开对未来的讨论，并将对未来的希望与恐惧投射于近乎世界尽头却暗藏资源的净土——亨宁斯韦尔村。策展思路贯穿了科幻叙事和文献研究，并结合对国家限制资源的开采、人类对自然的剥削、对自然和海洋生物的观察来呈现一系列叙述和反叙述，从而在“归属”和“拥有”及“在地”和“全球”的双重观念上思考领土的认同感和责任感。

科学是对现象进行归类的学科，而虚构可以被理解为在“实际发生的事实”之外一个幻想的世界。虚构的词源形态让我们想到了人类的行动 (action)，不仅是捏造的行为，而且还有创造性的、发明式的行动。然而，科学与虚构并不对立，科学虚构作为一种复杂自然现象 (Facts) 的叙述方式。当代学者堂娜·哈拉维 (Donna Haraway) 曾以科学分析、科幻小说的方式批评女性主义、社会学及生物学等学科，最为著名的理论“赛博格” (Cyborg)，是一种科幻小说中机器和生物体的混合，一种社会现实的生物，这也是今年 LIAF 的核心问题之一。

当“人人都是赛博格理论”到来时，我们作为机器人和有有机体的混血儿，我们将自己置身于何种人类社会的精神状态中？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意识形态？科学叙事给我们提供了颠覆性和批判性的发问，并重新审视人类、技术与未来之间的关系。

参展艺术家法布里奇奥·特拉诺瓦 (Fabrizio Terranova) 的

纪录片将镜头对准居住在北加州森林里的哈拉维。九十分钟时长的影片讲述哈拉维借科幻小说来讨论个人经历、女性主义和社会等问题。电影的标题“讲述地球上的幸存者” (Storytelling for Earthly Survival) 与展览对当下的反思、未来的猜测产生了共鸣。我们在影像《马斯特伦曼》 (Malstrommen) 中看到安·丽丝列嘉 (Ann Lislegaard) 对赛博格理论的回应。基于 19 世纪美国诗人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莫斯肯旋涡沉浮记》，3D 影像里的马斯特伦曼成为一个过去与未来徘徊的中转站，艺术家将自己虚构成一位时空旅行的赛博格人，面对未知事物和寻找生活意义时显得迷茫和孤独，急于寻找身份的定位和价值，这也是赛博格理论里所探讨的问题。

### 未来、在地性创作和小渔村

特定场域 (Site Specific) 研究已成为了一种在地性创作方法，它宛如一个路标，指示着作品上下语境的外在条件，以及作品与所在地之间的内化关系。在过去三十年的在地性创作中，关于场域的界定已经从固定的物理空间转变为去物化的、流动的、虚拟的话语载体。这种转向造成了对场域的不同理解，它试图将观众对“作品”和白立方机构的批判转为对特定场域创作重塑地方的关注。本届 LIAF 因各种机缘巧合，使用了亨宁斯韦尔村里三个可替代性空间和一个足球场。

LIAF 的主场馆 Trevarefabrikken 文化中心曾是一个坐落于海边的鳕鱼油加工厂。2014 年，四位来自卑尔根的年轻人买下了这栋房子，通过一种“志愿者”机制去逐步改建空间，由

于缓慢的工期，我们依然在混凝土建筑里看到过去的工业痕迹。

尤娜·契拉拉 (Younna Chlala) 的作品《多少种语调能创造一种颜色？》 (How Many Tongues Does it Take to Make a Color?) 以蓝色的文字形式，沿着空间底楼慢慢地延伸至三楼，它们有些被放置在显而易见的楼道口，有些暗藏在空间的角落。这个项目是契拉拉的“未来记忆博物馆”计划的一个分支，试图探索作为媒介的文字与建筑、人的感官碰撞后的结果，遐想这些文字如何能在未来调动起人的记忆。《多少种语调能创造一种颜色？》创作了一个关于“蓝色”一词的碎片化、虚构的叙事。顺着木质的楼梯走到顶楼，我们能从一扇落地窗户向外眺望无边无际的蔚蓝大海。在这里，斑驳的墙面上出现这样一句话：“在未来，我们编织、吞咽和保留语调以此来保存语言。如果蓝色代表着水平线的颜色，那它是否会无限地存在？”宛如大海般颜色的文字是否已映入我们的脑海中，它已经悄无声息地在记忆中重构了 Trevarefabrikken 空间。

走出主场馆，沿着海边向北走，观众会看到一座正在修建的彩色房屋 Nordbrygga，这也是 LIAF 2017 的分展馆之一。这栋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工人的居所将在 LIAF 结束后修缮完工，作为来此海钓、观看极光游客的驿站。

展厅二楼正在展出作品《Vandret linje II》，基于丹麦考古学家保罗·西蒙逊 (Povl Simonsen) 的实地研究，即 20 世纪 50 年代西蒙逊首次证明萨米人居住于挪威北部地区。萨米艺术家索瑞森 (Silje Figenschou Thoresen) 在考古学家研究

的住房、海岸线、流浪花纹和工具等研究图纸之上，用线条绘制萨米人延续传统、并适用于当下的材料或是物件。文献与当下的研究图重叠在一起，组成了一系列抽象画，索瑞森以此强调了这些物件的使用价值、延续至今的力量和其自身的美学。

亨宁斯韦尔村体育场，一个被悬崖和鱼干架子包围的空间，地处挪威海与分散的岛屿之间。在这里，你戴上耳机，和你在太阳下拖成一条长长的影子站在一起。你按照耳机里传来作品《好的名字，坏的词语》 (Good Name, Bad Phrase) 的指示，定向地漫步于空旷的足球场。语音提示说：“走到足球场的角落，如果有人在那里，你就站在球门线上，这样可以看到整个球场。”随即，开始播放 Daisuke Kosugi 撰写的四个关于抵制人类在未来遥远星球占主导地位的故事。在这海天一色的风景与荒诞无稽的故事间，你带着孤独、略有些恐惧的心情听完了整个语音。此时你的心境正如 Kosugi 所述：“让时间和空间静静地站在球门线上，看着这纷纷扰扰的世界去想象未来。”

有时，对未来的讨论往往会出现在社会动荡的前期，例如意大利的未来主义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不稳定时期；许多杰作的科幻小说像《沙丘》 (1965) 和《银翼杀手》 (1968) 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动荡之际诞生。而从现在到未来的一百五十年，LIAF 2017 想象生活将在另一个未来主义的时刻，一个科幻小说的真实未来，借鉴科幻小说的方式来思考石油、贸易、气候变化、赛博格、死亡、技术和破坏等对未来构成严峻的危险。“我品尝未来”试图跳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宏大叙事，提供一个探讨未来意义的视角。 ■